

默观无限美

西方古典音乐讲座

刘岷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默观无限美

刘岷渭 著

西方古典音乐讲座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默观无限美: 西方古典音乐讲座 / 刘岨渭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301-26159-0

I. ①默… II. ①刘… III. ①古典音乐—音乐欣赏—西方国家 IV. ①J6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2223号

- 书 名 默观无限美——西方古典音乐讲座
MO GUAN WUXIAN MEI
- 著作责任者 刘岨渭 著
- 责任编辑 闵艳芸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159-0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20毫米×1020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75千字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录

再版自序 /1

自序 /3

音乐的基本观念 /7

西方音乐史上的足迹 /17

文艺复兴：活生生的“人”站到舞台中间了 /18

巴洛克：富丽堂皇的音乐逍遥游 /22

古典：追求永恒与知性的幸福 /26

浪漫：为僵化的传统开创生命力 /29

20 世纪新音乐：客观理性，冷却狂躁热情 /34

音乐家的故事 /41

海顿：怎一个“交响乐之父”了得？ /42

莫扎特：全方位音乐天才 /50

贝多芬：浩然大气，充塞天地 /78

舒伯特：如歌的乐章 /90

门德尔松：在浪漫狂潮中护卫古典秩序 /97

勃拉姆斯：古典骨架，浪漫诗情 /104

瓦格纳：只手改写歌剧史 /113

比才：为卡门而生 /117

理查·施特劳斯：浪漫余晖的灿烂 /122

普罗科菲耶夫：镰刀与斧头 /128

马勒：春愁黯黯独成眠 /134

通往古典音乐之门 /151

导言 /152

管弦乐 /154

室内乐 /171

协奏曲 /187

艺术歌曲 /194

舞蹈音乐 /206

宗教音乐 /216

刘岷渭 vs. 杨忠衡 /229

兼纳东西文化的音乐传教士 /230

关于欣赏音乐的观念 /249

中国音乐的创作、欣赏与前瞻 /256

附录：刘岷渭古典音乐导聆推荐 CD 版本 /260

再版自序

《默观无限美》在台湾发行九年后，现在也将在北京再版，这是一件令我非常高兴的事。严格说来，我如今年届七十，却只写了这么一本书，其他的出版则是一些CD书及上百部的经典名曲导聆DVD，因此《默观无限美》的动向，格外使我关心。

较少使用文字，主要归因于我的专业是音乐，而音乐的美感却只能在声音中得到证悟，所以我平常很少只透过文字或语言来阐述、讲解音乐。至今我所举办过的数千场音乐讲座，也都以音乐为主。只是偶尔有了机会，我也会远离音乐，在一片阒寂中，拿起笔来为这种只能存活在声音里的艺术写几个字。

本书的“通往古典音乐之门”部分诸篇章其实是搭配音乐的系列讲座之文字摘录，阅读时如能佐以相关的音乐作为对照，定可使效果更为显著。至于曾连载于报纸上的“西方音乐史上的足迹”则是为音乐厅一系列断代音乐史的音乐演出而写，目的是让爱乐朋友在音乐厅里，除了欣赏美声之外，更能对“是这样的时代，难怪有这样的声音”之“因果”，恍然大悟。“音乐家的故事”是试以散文笔触来勾勒的作曲家群像，其中提及的作品皆为作曲家个人无可取代的生命内

涵之结晶。在“室内乐”篇末附有巴赫六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听后感，现在读着它，眼前浮现的是二十年前的自己，那么的春风得意，滔滔不绝，浑然弄不清这莫名的自信来自何处，真是有点可笑。但三十六个乐章，一体抓紧，借着文字将飘忽的音乐成功地凝铸成另一种美的存在，这又使我不得不偷偷地佩服“他”。此外书中也常会发现有不少音乐术语、断代年表、作曲家小档案及关键词句闲散在某些角落，别小看这些好像无事可做的点缀，它们给你的帮助，肯定会是你始料未及的。

深深感谢北大出版社再版《默观无限美》。藉此将有更多爱乐朋友能与我分享西方古典音乐之美。三十年来，我在台湾所努力的就是“古典音乐欣赏风气的推广及欣赏水平的提升”。因为我总认为整个艺术活动，欣赏者的培养最为重要。如果在这方面我也能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爱乐朋友略尽绵薄之力，那该是多么令人快慰的事啊！

自序

时常在与爱乐朋友一起听完一段音乐之后，谈论音乐是何等奇妙的东西，不管它是狂暴、亲昵，还是沉郁、温婉，总能带给我们心灵无限的丰实感，一声幸福的、百感交集的喟叹之后，大概也只能任由它“无法形容地”或“难以言喻地”留在永恒的苍茫中。

去年校庆典礼上，学校颁给我一个服务满二十年的奖章。记得刚回台湾时，常有同事问起在维也纳的十年求学生涯如何。我总回一句：“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老实说，当时嘴上虽说得淡然，心中却有一股干云豪气志得意满地起伏着。曾几何时，“老尽少年心”的十年倏忽竟然又两度而过。我们说光阴荏苒，正因为它的柔软，所以过得浑然不觉。今天突然在这几十年、二十年地算着，是因为最近准备将自己写过的一些杂文整理出版，但不论怎么翻箱倒柜却都凑不出自己满意的数量。二十个寒暑里，对属于自己专业的音乐总共只写了这么多，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当然，平日在研究及授课之余，也曾觉得应提笔来谈谈音乐，可是提笔的时间总一次次地被演讲占用了，渐渐地连休闲的时间也不见了。近四五年来，一天睡眠的时间也由六小时、五小时递减到目前的四

小时。音乐讲座常驱迫我到几乎要窒息的地步，以至在偶尔读到像“人闲桂花落”“拈笔闲删旧句”或“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句子时，总忍不住要在“闲”字上好奇地多望几眼。

我的音乐专业领域是西方音乐史，在学校担任的课程也多半属史类范畴。可是多年的学习心得及授课经验不断地让我明白一个简单但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音乐的一切都在声音里，任何关于音乐的陈述及讨论都应回到声音中进行。”对此的深信不疑，让我坚持传授一种有声响的音乐史。它也许必须利用文字或史料来归纳，但不应是只有文字或史料的音乐史。课堂上我也常鼓励学生，不管主修是什么，都应常听音乐，听音乐的重要性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以我为例，当音乐陷我于苦思时，我仍只能经由再三反复听它而得到答案。音乐系的学生，校方总有一套完备的课程来训练他们，比较起来，社会上更大一批爱乐族，就不常有这机会了。可是他们对音乐的需求与热爱却又往往高于专业学生，他们渴望的、企盼的眼神总是将我吸纳过去。白天在学校我为一批批18到25岁左右的学生授课，下课后到了晚上又有一批批介于20到80岁之间的爱乐者，希望能听到我为他们介绍古典音乐。回首遥望20年来这条由一场场的讲座所铺成的道路，我终于深深体会：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为了让爱乐者能因正确的欣赏态度而获得真正的音乐感动，我的音乐讲座务必要有作曲家的作品——“声音”——在场。接下来我会以白板上一些简单的音乐形式图表作为依据来与爱乐朋友共同欣赏那一直处在流动状态中的音乐。正因为音乐在进行中，你能察觉到每个瞬间的声音当下的动作

和所在位置，及它们何以来与何所往，于是你所听到的音乐才会是一个有脉动的生命。我们不也是只能从活体上找到容貌、动态及情感吗？音乐确实是一幢“流动的建筑”，但它必须有脉动着的活体的感受及认知才能体现出来。当听音乐能有如此感觉时，才算是听到了它。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把音乐听进心窝里，因为音乐只会在心窝中散发它独特的美及感动力。一首好音乐，不将它听进心窝里，分明是糟蹋它。只有在最宁静、最深邃的心灵里，音乐才能表现出它至美、至善、至真的本体。莫扎特在他《加冕弥撒》（Mass No. 15 for vocal soloists, chorus and orchestra in C major “Coronation” K. 317）的《羔羊经》（Agnus Dei）里让我们听到蹙眉凝情的女高音，虔诚地祈求着“免除世罪的神之羔羊，求你怜悯我们”（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miserere nobis），听完后，我们感动万分。接着在《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 K. 492）中，他也让泪点扑簌的伯爵夫人以同一条旋律怨诉着“美好时刻哪里去了”（Dove sono i bei momenti），听完后，我们依旧感动万分。你瞧，让我们万分感动的当然不是这“两”句词，而是这“一”条旋律。拨开文辞的柳密花繁，直探声音本体，方称得上“境界”。这种只从音乐求音乐的态度，会让所有的音乐在你心中最后只留下一绝高内涵，就是这绝高内涵可以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穿越时空，相互感通。基于此，我常有一疑惑：人类拥有的第一种语言似乎不是母语，是音乐。

一个爱乐者所具备的音乐知识有多少，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应是他对音乐有没有感觉，音乐听不

听得进去。所以我常在演讲场合强调：“一个人是否会看乐谱，会演奏乐器，懂乐理……这些与他是否为一音乐的性情中人毫无关系。”欣赏音乐不是为了累积知识，而是因为心灵渴求被美声滋润、活化。我在音乐讲座中，话说得不多，因为我想让爱乐朋友与音乐有直接且深长的晤对，更何况日常的“语义语言”是与音乐的“情感语言”背道而驰的。所以激化日常语言得到的结果是聒噪，激化音乐语言得到的是寡言，甚至是宁静。为什么真正的爱乐者往往是静默的一群？因为他们只习惯于从音乐中获得“言寡情浓”的美感。唐朝诗人刘禹锡感慨：“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完全点中了音乐的本质。至于如果本当为日常语言的对象却能巧妙回避它的语义功能内容，则顿时脱胎换骨。例如：“日落江路黑，前村人语稀”（项斯）；或者“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皇甫松）。这两个“人语”不正是恍如隔世的幽微音乐吗？

真正能体会音乐之美的人，大概都清楚“在语言停住的地方，开始了音乐”这句话有着何等高远的道理。面对气氛无限的音乐，有限的我常在它绝美得无法形容的声音里矛盾、哀伤、甜蜜、泫然。那风急天高的巴赫管风琴，那千山万壑的贝多芬交响曲，多么令人狂喜、振奋，但为何在听完之后总有一股难言的落寞？音乐境界是苍茫永恒的，而我们对它的倾心又是无终无始、无端无由的，这种美的认同，已完全超乎人类的样式，因而难免落寞；落寞，但却是幸福的、高逸的。道院吹笙，松风袅袅；空门洗钵，花雨纷纷。落寞是音乐的一种独特、神秘的美感，而且一与之订，千秋不移。

1

音乐的基本观念

从声音本身获得美的意象与感动，
才算是触及音乐的本质。



春听鸟啭，夏听蝉鸣，秋听虫声，冬听落雪，山间听松，水际听涛……聆听美妙的声音是人类的天性，因为美妙的声音不仅悦耳，更能深入心灵，愉性怡情。天籁固然美妙感人，却不能等同于音乐。我们固然常以“天籁”来形容音乐作品，但天籁毕竟不是出自人为，所以少了人类的喜怒哀乐及意志的强蛮。

音乐的起源是什么？是模仿虫鸣鸟叫，还是发自劳动或求偶的呼唤？向来众说纷纭，但究其原始动机不外乎是“表达的欲望”，而这欲望是如此强烈，强烈到语言都难尽其意，于是人类开始以一种不同于语言的声音来满足这欲望。这种声音虽然“非关语义”，但它深入心灵的力量却是语言所不及的。这声音就是音乐，它让人感叹语言的穷尽与限制。就器乐曲而言，音乐“非关语义”应该没有争议，但有人也许会质疑：

音乐的原始动机不外乎是“表达的欲望”，而它深入心灵的力量却是语言所不及的。





音乐的内涵虽然在声音之中，但是音乐本身却需要通过书写来记录保存。此图为意大利音乐最重要的一本乐谱《斯夸契亚鲁皮手抄本》中的一页。

难道有词的歌曲也非关语义吗？其实，我们欣赏声乐曲倒不见得是想当下从中听出什么；声韵透过“说话”固然能清晰传递，但一经过“歌唱”就变得十分模糊，所以我们能听出一个人在“说”什么，但不易听出他在“唱”什么。可是大家都明白，“唱”得总比“说”得悦耳。一首歌曲要是像说话，那一定不好听，也失去了歌唱的本意。“唱”虽牺牲清晰的声韵，却换来弥足珍贵的音乐性。所以我们听歌唱，不是为语义（除非事先已熟知，语义本来就不是听出的），而是要欣赏那“非语言方式的感动力”。

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语言，对“声响美学”的看法也不同。但每个民族都是选择他们自认最美的声音来发展语言，选择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音阶排列样式来创作音乐，故而音乐自然会带有民族特色。语言传达语义时，求其方便、适切，音乐臻于艺术时，其境界丰富、深广。要做个有修养、有品位的现代人，需要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风格的音乐，来满足好奇心，提升心灵的境界，但唯一的前提是，必须是好的音乐。

问题就在于，什么是“好的音乐”？这个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无法在这里花太多篇幅讨论。好的音乐不等同于“古典音乐”，但“古典音乐”是好音乐里头的一种，应该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所谓“古典音乐”是指纯供聆听欣赏的，一种较为严肃、较为精致的艺术音乐，有别于不知作曲者是谁的民谣，或是20世纪以来的流行歌曲、摇滚乐、电影配乐、舞台剧音乐……

我们对音乐“非关语义”及“为音乐而音乐”的本质有所了解之后，就能以比较自由的意志来欣赏音乐。欣赏音乐



自然女神向音乐家献上她的三个孩子：情感、修辞和音乐。

音乐小词典

今天我们习用的“音乐”（music）一词，源自希腊神话。九位缪斯（Μοῦσαι, Mousai）由阿波罗统理，掌管各门艺术、科学。这个词可能与“记忆”（Mnemosyne）一词有关。古希腊人用 mousike 来泛指由缪斯女神所掌管的艺术，但是这个词后来专门用来指称音乐，而在九位女神中专门负责音乐的 Euterpe，反而不为人知了。

九位缪斯女神

Euterpe 掌管音乐
Calliope 掌管史诗
Clio 掌管历史
Eralo 掌管抒情诗
Melpomene 掌管悲剧
Polyhymnia 掌管圣诗
Terpsichore 掌管舞蹈
Thalia 掌管喜剧
Urania 掌管天文

绝不是要从音乐中听出什么特定含义，而只是体验音乐带给我们的“声响之美”。在这种声响之美的感动中，人们会发现自己以一种最美的方式在默观、凝视“原我”。

音乐是以声音为媒介的艺术，而这种声音是在时间之中“不断起灭”的，这和空间艺术截然不同，绘画、雕塑、建筑都是已经完成了的成品，纹丝不动，立在那儿让我们慢慢欣赏，但音乐却是稍纵即逝的，我们必须在形成音乐的流程中聚精会神、跟紧声音仔细聆听欣赏。除非是要赶在关门前逛完美术馆，否则我们在欣赏空间艺术时是不会有“时间压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欣赏音乐比起欣赏其他艺术种类要来得困难的原因之一。

“每个人都只从音乐中听到他听得到的部分而已。”我们回头想一想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这句话就会明白，其实音乐的意象是人所赋予的，是声音传入耳朵里的瞬间，人脑将无数的声波、频率一一转化为音乐，并赋予某种意象，所以同一首乐曲一百个人听来，应该有一百个样子。而人在将频率转化为音乐这件事上，显现出他对音乐的敏锐度。因此，音乐如同一座无尽的宝山，你开发它的能力越大，它能给你的也越多。

虽说“音乐之美”不能以文字语言来具体形容，但却能以文字语言来说明创作背景，提示一些寻找或听出“音乐之美”的方法，只不过单以文字语言来介绍音乐还是不够，更重要的是必须辅以音乐实例，反复聆听，让音乐深植于心中。

坊间有不少“音乐欣赏入门”的书，多半以美丽、浮夸的辞藻来形容音乐，不仅无法取代声音，文字背后的空洞、